

“艺术是一种精神的语言，藉着它，人们尝试去互相沟通，去传达自己的资讯并类化别人的经验。所以，这与实际利益完全无关，只是为了要了解爱——其意义便是在牺牲之中，这与实用主义完全背道而驰。创造人与人精神契合的过程只有痛苦，没有实际回馈，其极致便是牺牲。”

——安德烈·塔可夫斯基(俄罗斯艺术家)

近日，我在微博上放置父亲林毓豪所做的《黄花岗自由女神像》作为我的微博头像，并写道：“爸爸，让你在这里与我相遇，想你了……”有网友跟帖留言：“作为艺术家的后代是幸运的，可以从艺术作品中体现到亲情的存在和生命力。”此网友所言极是。对，我很幸运也很自豪，因为我的父亲是林毓豪。如果孩提时对父亲的崇拜是出于少不更事的话，成年后，却是由于逐渐理解了艺术，理解了父亲，也了解了一些关于人生和生命的事情。

### 让作品说话

父亲说过：“有谁知道我曾活于这个尘世呢？能证实我活过的，就是我的艺术作品了；我的作品会替我说话，后人也自有公论。”父亲留下的大型室外雕塑作品20余件，至今仍矗立在全国各地；还有380多座人物肖像和小型雕塑；水彩不计其数。当他勤勉坚毅的生命气息，随着他的离世(1997年1月2日是父亲忌日)，被淹没在浩瀚的乾坤里时；在人事的烟波渺茫后，他的作品实现了他最初的思想。“让作品说话”是艺术家最质朴和终极的追求，因为作品是作者和观者的交流媒介。美在作者的探索和修炼中成形，又在观赏者的理解中演化升华。人们或许并不记得或知道作品的作者，但好的作品一定能让人们留下印象。美术之珍贵，在于其表现力、思想性、时代性，更重要的便是其不可复制性。我对艺术的理解和认知，源于父母给予我的成长氛围和环境，更源于他们奋力让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，看得更远更多。对父亲的了解，开始时，只是由于与他在一起。看到他对艺术的热诚；对事业的执着；对生命的尊重；对命运的抗争。后来，我自以为翅膀硬了，飞了……当自己经历过后，再看父亲和他的作品，才明白，他确实是我的榜样。

父亲是一个硬铮铮的汉子，他的硬在他的性格中，也在他的作品里。父亲的众多作品中，都以讴歌具有坚强的生命意志和崇高信念的人们为主题。《南京雨花台纪念碑》、《鹿回头》、《黄河英魂——冼星海》、《鉴真登岸》、《李纲》、中山市中山纪念堂《孙中山像》……《南京雨花台纪念碑》(后改名为《先驱者》)纪念了那些为革命事业和信仰而牺牲的先驱们；《鉴真登岸》为讴歌鉴真师徒东渡取经的艰辛和不屈；《黄河英魂——冼星海》为追崇音乐艺术家的民族英魂……一个艺术家的选题取向，必然受着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影响，但更重要的是他个人思想境界和精神追求等因素的诉求。父亲一生以雕塑艺术作为他自我内心与外界沟通的工具，并痴迷当中，对生命和艺术，他燃烧着同等的激情和爱恋。

### 从雨花台到鹿回头

2009年的冬末，我第一次到南京。当出租车停靠在雨花台烈士陵园门口的时候，《南京雨花台纪念碑》的群像赫然展现在眼前。《南京雨花台纪念碑》群像！它曾在父亲的工作室里，从小样到大稿；它曾出现在各种各样的画册和杂志里、电视节目中……30多年的岁月，无数次的出现，都不如此刻那么真实。当我一步一步靠近它，就如一步一步靠近过往，也一步一步靠近父亲。《南京雨花台纪念碑》群像对于我而言，既熟悉又陌生，因为，1977年它就出自父亲的手，父亲是它的原创作者，它是父亲最具代表性的作品！

但是30多年来，都没有标上林毓豪的名字。我清晰地知道它是怎样成稿的，知道父亲怎样为它跑遍江南、四川等地搜集素材，知道它是根据怎样的蓝本而有现在的造型。当我越靠近这个没有作者名字的艺术作品，我的泪水越是不能受控制。天空阴霾，先驱者群雕四周的松柏深沉，远处秃枝层层叠叠，如雾如烟。《南京雨花台纪念碑》群像在这里挺立了30多年，并仍将依旧，父亲，你还有着遗憾否？

跑遍了雨花台和紫金山，坐在冷冷的台阶上，想起从小就拥有的雨花石，想起父亲带回来的茴香豆和创作笔记……多少次，拉着他的衣角，送别



《小纾》

他上南京的火车。我有一种隔世的仿佛，一切似在眼前，但已物是人非。

父亲是1950年代的大学生，他们大多都怀有强烈的使命感，就是对艺术的极纯粹的顶礼膜拜。记得我在新加坡留学期间，父亲给我的信说：“你可以到外面学习和体会，但作为一个搞艺术的人，根在生养他的地方。没有了根的营养，就只是一片浮萍了。”或许，就是这样的心念，使父亲远离家乡求学，学成后又不吝于回馈家乡，颂唱家乡。父亲生于海南乐东，那是一个尚文的地方，自古人才辈出。海南三亚市的《鹿回头》雕塑，是父亲另一个具代表性的作品。在这个作品中，能看到父亲在他其他作品中不常有的浪漫柔情，那是他对故乡的情感。我曾问妈妈：“和你第一次约会，爸爸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啊？”妈妈说：“他说：‘你知道我从哪里来的吗？我来自天涯海角，那里美得不能用言语表达！’”于是，他用自己的深情表达了故乡，表达了这个世代流传的故乡的神话。

《鹿回头》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完成。我还清楚地记得，父亲和三亚相关的领导和人员，走遍三亚不同的山头为《鹿回头》选址的情形。当时很多山头都鲜有人迹，他们各自拿一把刀劈荆斩棘，到达不同的山头去观看环境。父亲极为重视城市雕塑与其周围环境的协调关系，这是父亲的城市雕塑作品中一个显著特点，当时是很少人意识到这点。后来，《鹿回头》雕塑开始了放大定型的工作，母亲每每忆起父亲的艰苦，就会泪下。她跟我说：山上就一间几片椰子叶搭成的小草寮，父亲和工人们一天十几个小时日晒雨淋地在那工作。期间，三亚地处热带，父亲常常是顶着高温或强风，爬到十几米的高处去修改、敲凿……工人们说：他(指父亲)常常忘记吃饭的时间，他不吃，我们也不敢吃，许多时候他累得只能喝几口粥。20多年过去了，鹿回头雕像成了景点，在晚上的霓虹灯下，如幻如影，它是三亚市的城标。但看到鹿回头雕像身上的那些用白水泥修补的斑驳，不能不为之伤心。想起父亲为艺术废寝忘食的岁月和点滴，情绪难以平复。

### 活在作品中

父亲给我的记忆，离不开他工作中的场景，在他短短50多年的人生岁月中，工作占去他大部分的时间。父亲的双手因为长期与石膏、雕塑泥、石头打交道，免不了常有损伤，但当它们握着我的手时，我感觉到的不是雕塑家的力度，而是父亲的温厚和安全。

小时候，我跟父亲一起在广州东山生活；妹妹和妈妈在西村市郊。每周只有周末的一天半团聚时间。父亲工作的广州雕塑院是我儿时消磨快乐时光的地方。我算是个安静的小孩，父亲在工作，我在墙角玩自己的。父亲做雕塑时会不断后退，以观看其作品的大效果。他只顾着看作品，鲜少记得在后面的我，因此常常被他踩得很痛。这样的时候，他会跟我开玩笑，逗我……父亲并不太善于表达感情，当他高兴了就刮刮我的鼻梁或把手搭在我的肩上，犹如大象把长鼻搭在小象的身上那样呵护着。记得我要去新加坡留学前，父亲说要买对好的皮鞋给我。父亲不是愿意花时间闲逛的人，但他

带着我跑了好一阵子，最后挑了一对白色的皮鞋。当我凌乱地准备试鞋时，父亲半蹲下来，帮我脱去脚上的鞋子，并穿上新鞋。他细心地帮我系着鞋带，我看不到他的脸，但有股酸楚由心涌起；那时候我想到朱自清先生的《背影》。

最后一次拥抱父亲，是把他的骨灰抱回家。那天下着细雨，火葬场旁边就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，烈士墓上高高地屹立着自由女神像，我远远就能看见她。这个自由女神像是1981年，广州政府拨款重塑的，此任务交给了父亲。父亲没有简单地复制法国雕塑家巴托尔迪的自由女神，他为黄花岗烈士墓的自由女神加入许多的本土语言。广州的自由女神塑像是一个亚洲人的形象，美国自由女神身上原本繁复的衣饰被简化掉，塑像具有中国女性的沉稳、倔强和坚韧气质。巴托尔迪的自由女神，外貌设计源于雕塑家的母亲，该女神高举火炬的右手是以雕塑家妻子的手臂为蓝本。而我则是父亲做的广州自由女神塑像的模特，包括鼻梁、手的姿势、脚的姿势等。从1981年到父亲去世，这个自由女神像挺立在黄花岗烈士墓碑上16年，她还会带着自由意志的象征意义继续矗立着。我抱着父亲的骨灰盒，在冷风中幡然回眸，又看到自由女神，她用她的目光陪伴着我送别父亲的最后一程，直至车子驶离她的视线……

这许多年来，我们只一味低调地保护着父亲的作品，虽困难不少，但坚信：总有一天艺术和艺术家被真正地尊重。父亲离开我们多年，但我在留学美国期间，在纽约皇后区的社区图书馆里，看到了《中国艺术家名人录》中的父亲；2010年，在香港的国际艺术博览会上，看到《收藏时代》杂志(总77期)封面上父亲做的《黄花岗自由女神》；这十三年间还看到一些悼念父亲的文章在报端，一些人们的怀念；也曾有中央美院的青年教授、雕塑家跟我们说：“我是因为看到你们爸爸的雕塑画册，而决定学习雕塑的”；还有，新中国成立60周年全国优秀雕塑评选，父亲的《南京雨花台纪念碑》和《鹿回头》均获奖的消息……就这样，和父亲总有不期而遇的时候。人曰：当人们没有忘记离世的人，那么他就仍然活着。我能知道的是，他的作品活在所有尊重和热爱艺术的人们的心中。



《老侨工》



《迟柯头像》



林毓豪先生  
在自己的作品前

# 林毓豪和他的雕塑作品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 
林纾

林毓豪先生  
在自己的作品前